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盛嘉祐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詹聖脉

校對官典簿_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_臣沈毓鳳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

元 朱公遷 撰

彤弓之什二之三

彤弓

尺昭反

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

叶虛王反

之鐘

鼓既設一朝饗

叶虛良反之

賦也彤弓朱弓也

輯錄

孔氏

曰弓皆漆之以禦霜露

黑十以赤為重耳周禮無彤弓之名 彤弓之貌弓未張

夏官司弓矢云唐弓大弓以授勞者 而弛往體多貺與也大飲

去聲

賓曰饗

蘇氏曰凡賜弓矢以饗禮行之

孔氏曰饗則烹太牢
殺牲俎豆盛於燕

○此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

弓矢之樂歌也東萊呂氏曰受言藏之言其重也弓

人所獻藏之王府以待有功不敢輕與人也中心貺

之言其誠也中心寶欲貺之非由外也一朝饗之言

其速也以王府寶藏

去聲下府藏同

之弓一朝舉以畀人

輯錄

畀音庇付與也

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

輯錄輔氏曰守之者不重則得之者

亦輕予之而不誠則其感之也亦淺畀之而不連則其視之也亦玩而不以為恩矣然其所以重所以誠所以連者非懼其得之輕感之淺視之玩也盡吾之理而已後之視府藏為已私

分去至有以武庫兵賜弄臣者

年上錄漢哀帝建平四年發武庫兵送侍

中董賢及乳母王阿令執金吾母將隆奏武庫兵器天下公用今使辟弄臣私恩微妄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非所以示四則與受言藏之者異矣賞賜非方也弄臣戲弄之臣

出於利誘則迫於事勢至有朝賜鐵券而暮屠戮者

唐叛臣反將及強節度多賜鐵券其後往往誅之唐莊宗賜朱友諒鐵券恕死罪後被殺其妻以鐵券示

使者曰此不知為何語則與中心貺之者異矣屯音膏吝賞音錄

羅氏曰易云屯其膏謂德澤不下及也功臣解體至有印剋五官反圖

蘇林曰手弄角訛而不忍予音與者項羽則與一朝饗之者異

矣

解錄解頤曰行之以盛禮用之以大樂賜之以重器而所予者則有功之諸侯也誠以將之而無偽

速以畀之而不遲則天子之予之也足以為禮而諸侯之受之也亦足以為榮矣

○彤弓昭兮受言載

叶于利反

之我有嘉賓中心喜

叶去聲

之

鍾鼓既設一朝右

音又叶于記反

之

賦也載抗之也

抗之者安於弓藥之上避雨濕也解錄通釋曰載於弓藥抗弓體使正

言其歲之謹也

喜樂也右勸也

燕飲之際勸之助歡

尊也

右為尊位

○彤弓昭兮受言縶

古刀反叶古蹄反

之我有嘉賓中心好

呼報

之鍾鼓既設一朝疇

市由反叶大到反

之

賦也橐韜好說

音悅

醕報也飲酒之禮主人獻賓賓酢

主人主人又酌自飲而遂酌以飲賓謂之醕醕猶厚

也

一獻一酢報施均矣又有醕是其厚也故以厚訓醕

勸也

醕以導飲故以為勸

彤弓三章章六句

輔氏曰此詩首章已盡其意後二章則反覆詠歌之爾思

謂饗有勸醕右先醕後二章三章皆承首章之意也○增釋南牕謝氏曰彤弓殆今有其

器也我有嘉賓有其人也鐘鼓既設有其禮也既有其器復有其人必有其禮此燕有功

之意也受言箴之器之重也中心貺之一朝饗之禮之專也既重其器必當其人又專其

禮此燕有功之誠也故歌詠之間凡意之出於誠者反覆言之許氏曰此詩專主於錫弓

言錫弓則饗蓋未
有不饗而錫者也

春秋傳

文公四年

甯武子曰諸侯敵王所愾而

慨音

獻其功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

音盧黑也

弓矢千以覺報宴注曰愾恨怒也覺明也謂

諸侯有四夷之功王賜之弓矢又為

去聲

歌彤

弓以明報功宴樂

報其功而燕樂之也

鄭氏曰凡諸侯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東萊呂氏曰所謂專征

者如四夷八邊臣子篡

初患反

弑

輯錄逆而奪取之曰篡下

殺上曰弑不容待報者其它則九伐之法乃大司

馬所職

周禮夏官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責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

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犯令陵正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壇非音善與墀同以出其君更立其次賢者

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軌行者異矣

晉桓溫北伐劉牢之討孫恩皆拜表軌行其專擅如此

菁菁

子丁反

者莪

五何反

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

音洛

且有儀

叶五何反

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

輯錄本草注曰一名莪蒿莖葉如青蒿間淡紅紫花

結角子長二寸許微彎陸氏曰生澤田漸洳之處

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

子拍賓客也

○此亦燕飲

去聲

賓客之詩言菁菁者莪

則在彼中阿矣既見君子則我心喜樂而有禮儀矣

此以可喜之物為喜見君子之興也凡見中阿之莪美盛已心喜況得見此盛德之君子乎喜可知矣以此推之則莪之菁菁興桑之阿難同一例而裳華柞薪其葉湑兮亦同此一例也輯錄輔氏曰見賢而樂禮或不足則愛心雖至而敬心不至或曰比也以菁也樂且有儀則愛敬之心兩盡矣

菁者莪比君子容貌威儀之盛也

諸本脫比也二字今從輔氏說增之

下章放此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音止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興也

此與下章諸本皆作比也今從輔氏說更定

中沚沚中也喜樂也

○菁菁者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興也中陵陵中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

漢食貨志五貝者大貝牡

貝么貝小貝不成貝也小貝以上各二種為朋不成貝不為朋今按此言五貝為朋其說小異當考輯錄

孔氏曰鄭因經廣解之言有五種之貝其中以相與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錫我百朋者

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錫百朋不足以致我心之喜我心之好德如常

情之好
貨也

○汎汎

芳劍反

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比也揚舟揚木為舟也載則也載沉載浮猶言載清

載濁載馳載驅之類

上或下不定之貌 汎汎水中或

不繫未有定止○增釋吳師道曰載沉載浮沉者抑揚之勢沉非沒溺也

以比未見君子

而心不定也休者休休然言安定也

心既安定其喜可知此據今而

之言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首章喜樂有禮儀近乎外貌故次章以我心則

喜言見其由中達外也三章錫我百朋則甚
遂其所欲四章言昔憂今喜則大遂其所願
皆以見其真誠
之心非偽也

六月棲棲

音西

戎車既飭

音勅

四牡騤騤

求龜反

載是常服

叶蒲

北玁狁孔熾

尺志反

我是用急

叶音棘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叶于逼反

賦也六月建未之月也

輯錄濮氏曰詩言六月建未則為夏正可知

棲棲

猶皇皇不安之貌戎車兵車也

輯錄周禮車僕掌戎路之革廣車闕車革

車輕車是也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闕車補闕之車革猶屏也對敵自隱蔽之車輕車馳敵致

師之車也萃七內反猶副也謂供副飭整也駢駢強車以待乏用也廣輕皆去聲萃音平

貌常服戎事之常服以韎音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

裳白舄也

蟬錄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李寶之曰皮去毛熟治曰韋韎赤色也凡衣同冠色

謝氏曰戎車既飭則車甲器械士卒馬牛皆平時盡備無一物不整齊矣四牡駢駢則戰馬皆平時閱習無一馬不精強矣曰載是常服則裳服皆平時製造無一衣一裳不經檢點今特載之車上而已矣○增

釋許氏曰疏云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也

獫狁即獫狁北狄

也孔甚熾盛匡正也○成康既沒周室寢衰八世而

厲王胡暴虐周人逐之出居于昆侖狁內侵逼近京

邑

輯錄通釋曰據詩文至於涇陽而言也

王崩子宣王靖即位命尹吉

甫帥

音率

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序其事如此

司馬法冬夏不興師

仁本篇云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輯錄穰苴舊完之喬先

為齊大司馬故稱司馬穰苴所著書名司馬法

今乃六月而出師者以玃狁

甚熾其事危急故不得已而王命於是出征以正王

國也

此章言其出師之故輯錄解順曰先王之法夷狄侵中國臣子背君父皆天下之大變諸侯有

能討之者許之先發而後聞其急如此所以然者以中國不可一日而不尊天理不可一日而不明也今玃狁內侵不得已而應之雖六月出師而人不以為暴者知其過之不在於君上蓋以為所以勞我者乃

所以安我也匡之為言正也夷狄橫則中國危攘夷狄固所以正中國也此述其始受命出征之詞也

○比叶志反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叶蒲北反

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叶獎里反

賦也比物齊其力也凡大事祭祀朝音潮覲會同毛馬

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

力輯錄見夏官校人吉事尚文武事尚強也則法也服戎服

也三十里一舍也古者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

里輯錄漢文帝詔云七制史解吉行言行幸也如郊廟如巡狩如封禪之類○既比其物

而曰四驪則其色又齊可以見馬之有餘矣閑習之

而皆中

去聲

法則又可以見教之有素矣

輯錄彭氏曰陳氏云以厲

王大亂之餘而支獵狁之患意其必倉卒不暇為計而今也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蓋其車馬之脩器械之備非一日也於是此月之中即成我服既成我服即日引

道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

去聲

變之速從事之

敏而不失其常度也

輯錄通釋曰六月之中即成戎服則應變速矣我服既成即日

行止三十里則不失其常度矣王命於此而出征

引道則從事敏矣雖速雖敏而軍

王命於此而出征

欲其有以敵王所愾而佐天子耳

四驪即四牡也我服即常服也語與

上章相應如此輯錄輔氏曰以佐天子則不止於正王國而已

○四牡脩廣其大有顯

王客反

薄伐獫狁以奏膚公有嚴

有翼共

音恭

武之服

叶蒲北反

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叶于通反

賦也脩長廣大也顯大貌奏薦膚大公功嚴威翼敬

也共與供同服事也言將帥

並去聲

皆嚴敬以供武事

也

馬壯則兵強而奏功可必矣然且不以強盛而忘嚴敬之道也此與上章言將帥之賢上章見其能

此章見其賢也然戎事莫先於馬故皆首以為言而反覆稱美之也輯錄輔氏曰兵陰事也用之當以嚴敬為主不嚴則不整不敬則不肅將帥皆嚴敬以共武事此王國之所以定也定則不止於匡矣有車馬

為之用則足以却獫狁而成大功以嚴敬為主則足以供武事而定王國吉甫之行師真足以繼南仲之軌迹矣宜宣王之中興也解頤曰兵事不可以不嚴尤不可以不敬書曰欽承天子威命敬也又曰威克厥愛允濟嚴也嚴敬二字乃用師之要道也

○獫狁匪茹如豫反整居焦穫音護侵鎬胡老反及方至于涇

陽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於良反元戎十乘繩證反以先啓

行叶戶郎反

賦也茹度唐入聲整齊也焦穫鎬方皆地名焦未詳所

在穫郭璞以為瓠中則今在耀州三原縣也輯錄耀州三原

縣今隸陝西西安府鎬劉向以為千里之鎬則非鎬京之鎬矣

亦未詳其所在也方疑即朔方也

輯錄見出車篇

涇陽涇水

之北

輯錄水北曰陽

在豐鎬之西北

輯錄豐鎬在今陝西西安府涇陽縣

言其

深入為寇也織幟字同

又熾試二音

烏章烏隼之章也

旂上

畫急疾之

白旆繼旄者也

以絳帛綴旄末為燕尾○輯錄白帛也孔疏云獨言

烏章者百官建旗舉百官所以統其餘也此旗而言旄者散則通名

央央鮮明貌元大

也戎戎車也軍之前鋒也啓開行道也猶言發程也

輯錄史記三王世家注曰韓嬰章句云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

之車王氏曰元戎十乘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
曰北解順曰十乘則為馬四十匹甲士三十人其為
步卒七百
二十人
○言獫狁不自度符洛量深入為寇如此

是以建此旌旂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

律而臧

輯錄僖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師直為壯曲為老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通釋曰今因獫狁

為寇而聲罪致討則直而壯矣今討獫狁有所不戰戰
狁而旌旂鮮明選鋒銳進則律而臧矣

必勝矣

此章見興師之義討所當討所以為王者之師也

○戎車既安

叶於連反如輕

如軒四牡既佶

其乙既佶

且閑

叶胡田反

薄伐獫狁至於大

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為憲

叶許
言反

賦也輕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凡車從後

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信壯健貌

錄輯

謝氏曰戎車既安矣必曰如輕如軒制度工巧則利於戰鬪也四牡既強矣必曰既信且閑教訓習熟則

耐於馳驅矣大原地名亦曰大鹵今在大原府陽曲縣

輯錄

即今太原府陽曲縣隸山西至於大原言逐出之而已不窮追也

先王治平聲戎狄之法如此吉甫尹吉甫此時大將

去聲

也憲法也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威敵能文能武

則萬邦以之為法矣

上章歷數獫狁之罪則殄殲之不為過也况車馬整飭如此誅

鉏剪滅乃其餘事今則薄伐之追至大原而已又不專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其能協人心以禦侮非迫人強戰而取勝于敵也此章見用兵之道輯錄謝氏曰漢唐而下縉紳甲冑分為兩途愚儒武夫各持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以為萬邦之法則者也通釋曰此言吉甫之武必先之以文上言吉甫共武之服必本於嚴翼之德末言吉甫飲至必及於孝友之友文事武備誠非兩途也北伐可見其武崧高烝民詩可見其文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叶舉里反

飲

於鵠

御諸友

叶羽已反

魚

白交反

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叶羽已反

賦也祉福御進

輯錄魚火熟之名膾細切肉也

侯維也張仲吉甫之

友也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友○此言吉甫燕飲喜

樂多受福祉

輔氏曰此吉甫私與其友燕飲而已非天子燕之也愚謂受福不在燕飲之外

燕飲喜樂即所以為福也

蓋以其歸自鎬而行永久也是以飲酒

進饌於朋友而孝友之張仲在焉言其所與燕者之

賢所以賢吉甫而善是燕也

人必須友以成德吉甫得孝友之張仲則文武

之德有自來矣張公輔成吉甫之德吉甫佐成宣王之功其所闢者豈小小哉此章述今日凱旋之樂

輯錄輔氏曰吉甫以天子之將有功而歸相與宴者固不一也後篇謂方叔嘗與伐玁狁者亦豈得而不

與焉而詩人乃獨舉夫孝友張仲之為賢則
又可見吉甫之文而不專以武功為美矣

六月六章章八句

一章則治兵戒行而致憂勤
迫切之心二章則差馬啓行

而具敏給從容之意三章則馬壯兵強而整
肅將事四章則彼曲我直而勇敢進師五章
則嚴兵却敵而其德為可美六章則凱還飲
酒而其友為可稱○增釋許氏曰此詩蓋從
征之君子所作詳味其辭若親履其事者一
章總言盛夏出軍之由二章言車服備而軍
出三章言攻伐之事四章言殲虢侵北以啟
下章馳逐之所至末章言軍凱還也詩前五
章皆言車馬之盛但前四章泛言軍中之車
馬五章乃吉甫之車馬一章我我朝廷也二
章我我軍旅也卒章我我吉甫也一章之
服軍帥之服也二章之服軍衆之服也

薄言采芑

起音

于彼新田于此菑

反俱其

畝

叶每彼反

方叔涖

利音

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

叶詩止反

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

翼翼路車有奭

許力反

簟第

音弗

魚服

叶蒲北反

鉤膺鞶

音條

革

叶訖

反力

興也芑苦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

輯錄肥或作脆

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

音賣

菜宜馬食軍行采

之人馬皆可食也

輯錄黃氏曰行軍所仰不徒在於芑而芑菜亦不應如是之多耳然

詩人不過因采芑而起興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此興

周頌訓畬字不同蓋本鄭注悞也輯錄韻會曰田一歲曰蓄始反草也二歲曰畬漸和柔也三歲曰新田已成田而尚新也四歲則曰田矣○孔氏曰蓄者灾也始灾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為災是也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

泣臨也具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衆蓋兵車一乘

去聲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

几百人也

輯錄詹道傳曰尚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匹甲

士三人在車上左上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二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廐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

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

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

實有此數也輯錄朱子曰孔氏以為魚起鄉遂之兵王氏謂會諸侯之師此皆以辭害意之

過詩人但極其盛而稱之耳

師衆千扞也

扞禦也禦侮之事

試肄習也言

衆且練也

其車三千衆也師千之試練也輯錄輔氏曰師衆之所以扞禦夫敵者又練習也

率總率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亟亦貌簞第

以方文竹簞為車蔽也鈎膺馬婁領有鈎而在膺有

樊音有纓也

鈎者馬領之飾樊纓馬膺之飾也

樊馬大帶纓鞅

央上聲

也

輯錄鄭氏曰樊纓皆以五采蜀飾之蜀音計織毛為之周禮春官巾車云金路以宵革路以即戎集

傳訓戎路是革路也又五路惟金路有鉤以金為之
蘇氏曰金路赤飾許氏曰金路同姓以封方叔或非
同姓而方叔元老是為上公亦得乘金路矣
孔氏曰方叔不乘革路者臨陣所乘當詳
倅革見

音現 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

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

詩言方叔之南征非為采芑而作但

因道當時之事而就用六句相呼應爾蓋與兔置采
薇畧同但兔置采薇是借彼之所事為起語采芑是
用己之所事為起語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菑畝矣方

叔蒞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

新田在彼菑畝在此師衆如彼練習

如此語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此章先言

軍衆且練以見軍實之盛繼言
車馬如此又以見軍容之盛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

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軼

祈支反

錯衡

叶戶郎反

八鸞瑤瑤

七羊

反

服其命服朱芾

音弗

斯皇有瑤葱珩

音衡叶戶郎反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

民居所在而用力易也輯錄蘇氏曰民居下有在

馬故三字一說中鄉民環居之中間也

約束軼轂也以皮纏束兵車之

轂而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

馬故八也瑤瑤聲也

輯錄錯衡以養目和鸞之聲以養耳

命服天子所

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瑒玉聲葱

蒼色如葱者也珩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葱珩

孔氏

曰三命至九命皆葱珩方叔非止三命而已○此章先言車馬旌旂之盛繼言將帥威儀之美夫其從容閑暇如此則敵愾不足以動其心克壯之猶有素矣輯錄曹氏曰芾佩非軍服金路非戎車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將戰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而威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勝故詩人詠其車服之美而已按如此說則方叔乘金路而九命也

○歟

惟必反

彼飛隼

息允反

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

音征

人伐鼓陳師鞠

居六

反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

叶於反

振振闐闐

徒顛反叶徒隣反

興也隼鷁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鐃也鐃

音濁

也

輯錄說文鐃似鈴柄中上下通周禮鼓人注鐃形如小鐘

伐擊也鉦以靜之鼓

以動之鉦鼓各有人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

輯錄濮氏曰周

禮云鼓人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即無鉦名則鐃鐃通謂之鉦而節止實用於鼓故詩云然

鞠告

也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

旅而誓告之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

輯錄顯允見湛露篇淵淵

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衆也振止旅衆也

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兵入曰

振旅是也

輯錄隱公五年左傳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孔氏曰治兵尚威武也振旅別尊卑

也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

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

貌程子曰振旅亦以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

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

也

飛隼戾疾以興師旅之盛揚之使進斂之使退亦有戾天集止之意也士卒衆而練軍律肅而齊會

戰始終此

章可見

○螽

尺允反

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

率止執訊

音獲醜

叶尺

戎車嘽嘽

吐丹反

嘽嘽煇煇

吐雷反

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叶音威

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猶

言中國也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

錄

方叔元老尊嚴之稱則師卦所謂丈人朱子曰出師之道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也嘽嘽衆貌

煇煇盛也霆疾雷也

輯錄爾雅注謂霹靂

方叔蓋嘗與去聲於北

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此章既言小醜

之逆宿將謀謨之勇而見勝之之故又言師旅之衆大將威名之重而見勝之之故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一章二章啓行在道時也
三章戰而獲勝時也四章

則成功之後而言其獲勝之故也○獵狁匪
茹犯義者也螽爾蠻荆無知者也非文武之
吉甫無以却獵狁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蠻
荆二詩皆美當時將帥而因可以見宣王中
興之功也○增釋吳師道曰采芑章十二句
三句一韻第四章儼猶醜二句一韻然老醜
亦可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

鹿同反

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

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

純則不雜強則
不敗疾則得獸

龐龐充實

也東東都洛邑也○周公相去聲成王營洛邑為東都

以朝

音潮

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內脩政

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

音景

土脩車馬備器械復

扶又

反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

以美之首章汎言將往東都也

軒錄解頤曰車攻馬同汎言其軍實之盛

也四牡龐龐則自君子之所乘者言之也軍政脩治於閒暇之時而四牡充實於啓行之日則可以駕言

而徂東矣

○田車既好

叶許厚反

四牡孔阜

符有反

東有甫草

叶此苟反

駕言

行狩

叶始九反

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

車既攻則好馬既同則阜

此兩句承上章而言

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

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

內故往田也

馳驚於諸侯采地不可也故自以閒曠之地共田獵輯錘通釋曰宣王嘗封庶

弟於西都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其子武公當平王時徙封于東都然後圃田為鄭也

○此章

指言將往狩于圃田也

○之子于苗

叶音毛

選徒囂囂

五刀反

建旄設旄搏獸于

教

賦也之子有司也

輯錄朱子曰不敢斥王故以有司言之

苗狩獵之通

名也選數也囂囂聲衆盛也數車徒者其聲囂囂則

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

靜治也教近滎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

以獵也

輯錄呂東萊曰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

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解順曰徒之選旄之建旄之

設皆有司之事也所以然者將欲從王搏獸于教也

徒手曰搏以見師徒之勇而其教之有素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

輯錄王氏曰人君宜

朱芾而此赤芾者會同故也蒞其臣庶則朱芾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芾會同於王則赤芾臣道也故此會同則赤芾也金舄赤舄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

輯錄

鄭氏曰金舄黃朱色也

時見音現曰會殷見曰同

時見者無常期有事則來朝而

受命殷見者十有二年而王不巡狩則六服衆諸侯皆來朝殷衆也

繹陳列聯屬之

音燭

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輯錄解頤曰諸侯之來朝

也其來也非一方其止也非一所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則其所以連絡而布散也及其會同于斯也

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見當時朝會之盛

○決拾既飲

音次與柴叶

弓矢既調

讀如同與同叶

射夫既同助我

舉柴

子智反

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

音斫

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

體

體者弓之體開之使內向而來也

拾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

故亦名遂

放弦為之遂詩詁云韜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故曰拾

飲比也

比毗志反

謂以手指相飲比也

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相得也射夫蓋諸

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拏謂積禽也使諸侯之

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

○四黃既駕兩騂不猗

於寄於簡二反

不失其馳

叶徒反

舍矢

如破

彼寄普過二反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之法也

輯錄通釋曰五御之目三曰過

君表五曰逐禽左即御田車馳驅之法也

舍矢如破巧而力也

輯錄猶今人謂毒而

親也蘓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遇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

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

御矣

輯錄王氏曰向曰四牡既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猗御能正其馬也不失

其馳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矢行巧而力也

○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

之善也

上章專言射此章兼言射御○輔氏曰戎事不齊豪而六月言四驪此章言四黃皆以見

馬之有餘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

蒲反

不盈

賦也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

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

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吳楚深壁而守夜軍中驚內

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

不驚言比卒事

比去聲及也言自始至終

也不喧譁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

也蓋古者田獵獲禽面傷不獻踐

音剪

毛不獻

面傷謂當面射

之剪毛謂在傍而逆射之皆嫌誅降之義故不獻獻者獻於君也

不成禽不獻

惡其害幼

小擇取三等自左髀

音縹

而射

音石

之達于右膂

音愚

為上

殺以為乾豆

音干為脯置豆中

奉宗廟

自左脇後髀前射之達于右肩前則中心

死疾肉鮮潔也

達右耳本者次之以為賓客

亦自左脇後髀前射之達右耳

根也此則遠心死稍遲肉微惡

射左髀

音二

達于右肱

音脊

為下殺以

克君庖

自左股外射之

達右脇則中脇死最遲肉益凡射皆逐後從左廂而射之故曰逐禽

左每禽取三十焉每等得十

上殺中殺下殺為三等

其餘以與

士大夫習射於澤宮中

去聲

者取之

射中則得取禽○輯錄射義注曰澤

宮名所以擇士也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

是以獲雖多而君庖

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

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不驚驚也不盈

盈也亦通○此章言其終事嚴而頒禽均也

行事從容馭軍

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備即此章可知

○之子于征有聞

音問

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

上章言選徒罵罵又言徒御不驚此又言有信矣其聞無聲蓋戎事以嚴肅為主故云曰軍容肅

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

大成以獵事言輯錄輔氏曰末二句乃美宣王也大成言

其事之有始有終也○此章總序其事之始終而深美之也

輯錄

解頤曰有體有用斯謂之君子有始有終斯謂之大成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所以立其體施於外而有內脩外攘之事所以達其用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所以成其始嚴肅於旋歸之際所以成其終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體用之兼脩始終之無間此王道之所以謂大而詩人所以贊美之也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田獵皆為

講武事但車攻則會諸侯而因及此吉日則不忘所事而特行之也輯錄語錄問車攻吉日詩朱子曰好田獵之事古人亦多刺之然宣王之田乃是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其所謂田者異乎尋常之田矣

吉日維戊

叶莫吼反

既伯既禱

叶丁口反

田車既好

叶許口反

四牡孔

阜

符有反

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賦也戊剛日也

外事以剛日故以戊以庚

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

之神也

房四星謂之天駟輯錄晉天文志曰房四星亦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

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廐爾雅注龍為天馬故房謂之天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

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

祭馬祖而禱之

不忘本也輯錄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孔疏曰常祭在春也既祭而

車牢馬健於是可歷險而從禽也於下章推之是

日也其戊辰歟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

叶滿浦反

獸之所同鹿

音憂

麋麋

愚甫

反漆沮

七徐反

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

麀麀麀衆多也漆沮水名在西都畿內涇渭之北所

謂洛水今自延韋流入鄜

音孚

坊至同州入河也

輯錄李氏

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洛非河南之洛也通釋曰此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草教地彼則○戊辰之日既禱矣越狩于東都此則狩于西都也

三日庚午遂擇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為盛宜為天子田獵之所

也

車攻吉日皆先言擇馬擇馬必先祭馬祖車攻雖不言祭正可以言日類推也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

叶羽已反

儻儻

表驕反

俟俟

叶于紀反

或羣

或友

叶羽已反

悉率左右

叶羽已反

以燕天子

叶獎里反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趣則儻儻行則俟俟獸三

曰羣二曰友燕樂也○言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

是率其同事之人各共

音恭

其事以樂天子也

或射或御各共

其事也

○既張我弓既挾

子洽戶頰二反

我矢發彼小豝

音巴

殪

於計反

此

大兕

徐履反

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豕牝曰貍一矢而死曰殪兕野牛也

言能中

去聲

微而制大也

孔氏曰小貍言發謂射即中之大兕言殪謂射之即死也

謂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力輒錄通釋曰此言射者之善猶車攻言舍矢如破也

御進也醴

酒名周官五齊

去聲

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滓

壯一反

相將如今甜酒也

出天官酒正五齊曰泛齊醴齊盎齊緹齊沈齊汁滓相將言汁與滓

相黏而不散也緹音體

○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

酌醴也

車攻之詩終於頒禽吉日之詩終於酌醴王者之田獵豈為口腹計哉

吉日四章章六句

一章祭禱戒行二章差馬擇地三章狩獵四章獵而獲禽

可以供
用也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
蓋蒐狩之禮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
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嚴焉可以見上下
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

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輔氏曰王賦車馬也軍實兵器也律者進退之

度也情者下之供事上之御賓其情交相與也至於祭禱必講微地必擇車馬有備射御有法終事之嚴頒禽之均酌醴之厚無一不至則綜理之周可見矣
輯錄通釋曰師律之

嚴選徒則囂囂徒御則不驚行者有聞而無聲也上下之情會同有繹而助我舉柴悉率

左右而以燕天子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

其俱反

勞于野

叶上反

爰

及矜

棘冰反

人哀此鰥寡

叶果五反

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

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

無夫曰寡○舊說周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

來

並去聲

還定安集之

輯錄王氏曰勞者勞之來者來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

者安之散者集之

故流民喜之而作此詩追取其始而言曰

鴻鴈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則劬勞于野矣

飛而有聲亦有行役劬勞之意也故以起興

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

之人也

輯錄輔氏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言其所與行者無非可憐之人而就其中又惟鰥寡

之可然今亦未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哀也

此章離散時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

叶徒洛反

之子于垣

音表

百堵

丁古反

皆

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叶達各反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板五板為堵長一丈高五板究終

也○流民自言鴻鴈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

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獲安定也此章安集時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五刀反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

愚人謂我宣驕叶音高

比也流民以鴻鴈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前二章以鴻鴈興之

子此言鴻鴈而不言之哲知去聲二宣示也知者聞子則以彼而比此也

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

詩云勞者歌其事

輯錄外傳飢者歌其食云

魏風亦云我歌且

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大抵歌多出於勞苦而不

知者常以為驕也

此章言作詩可以告哀也

鴻鴈三章章六句

輯錄解順曰惠鮮鰥寡文王之所以興也

玆獨幽王之所以亡也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宣王之所以中興也夫鰥寡孤獨乃天民之窮而無告者聖人一視同仁雖無一物而不在此所愛而其發政施仁則必自鰥寡孤獨始誠使鰥寡孤獨各得其所則天下之民無不被其澤者矣宣王之勞來還定安集其有得於文王之家法也歟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

其宛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詩不作於流離之時而作於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者是以知者以為勞苦而不知者則反以為宣驕也

夜如何其

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七羊

反

賦也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

音潮下同則

司烜音毀以物百枚并

卑政反

而東之設於門內也

郊特牲云

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注云庭燎之差天子百公五十侯伯子男三十古制未聞要以物百枚束之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愚按如此則所謂物者即松葦竹之屬鄭氏以古制未聞故曰物蓋意度之爾束之以百則大五十三則以次而小也輯錄孔疏云樹之以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

君子諸侯

也將將鸞鑣聲 王將起視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

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

聞其鸞聲矣

○夜如何其夜未艾

音义又
如字

庭燎晰晰

之世反
與艾叶

君子至

止鸞聲噦噦

呼會
反

賦也艾盡也晰晰小明也

始則明盛至此則明小矣
輯錄王氏曰光之衰也

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始則稍遠至此則加近矣

夜如何其夜鄉

許亮
反

晨庭燎有輝

許云
反

君子至止言

觀其旂

叶渠斤反

賦也鄉晨近曉也燁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

雜也既至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羣臣之朝辨色而入

庭燎三章章五句

始則未央次則未艾次則鄉晨言之序也庭燎則自有光

晰晰而至於見其燁燁旂則自將將噦噦而至於辨其物言之亦有有序矣辨錄通釋曰列女傳云宣王嘗晏起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宣王感悟於是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以此証之或果宣王詩也○增釋許氏曰此固王者勤於視朝之詩可見卧不安席中夜以思惟恐時之後也是以時視朝而號令嚴肅執事者恪恭陳列以時百官

之入朝者亦皆先時而至而車服威儀莫不和整以俟聽朝終篇未嘗言王之勤而勤勞

之意自見於言外矣

洒

綿善反

彼流水朝

直遙反

宗于海

叶虎反

駛

惟必反

彼飛隼

息允

反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

叶羽軌反

莫肯念亂誰無

父母

叶滿消反

興也洒水流滿也諸侯春見

音現

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輯錄蔡氏曰水勢奔趨於海猶諸侯朝宗于王也

○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

朝宗于海

知所向也

飛隼猶或有所止

知所止也

而我之兄弟

諸友乃無肯念亂者

物若有知人不
如物故以起興

誰獨無父母乎

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

親疎遠近皆無肯
念亂者詩人所以

深憂
之也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

失羊反

駛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

不蹟

井亦反

載起載行

叶戶郎反

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湯波流盛貌不蹟不循道也

此章不循者致
亂之由下章我

友敬者止
亂之本

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

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

水方盛而未殺
隼方揚而未止

憂念方來而未息此皆理勢之不可過者故用彼字相呼而為興也

○歎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興也率循訛偽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言

橫絕曠遠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隼不自縱人知自遏也乃縱讒亦以

人不如物而起興然我之友誠能敬以自持矣我友必指在位者蓋邦人

諸友中之一人也則讒言何自而興乎自持以敬則小人不

讒言之人即上章不蹟者也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已也始憂於人謂讒莫肯

息卒反諸已謂敬當自持○增釋許氏曰末章飛隼而循中陵民言訛偽者何乃莫之懲止耶於是謂其友一當敬以自持否則讒言其興而見及矣憂而戒之之辭也讒言固可憂惟敬足以勝之詩人之學知所本矣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輯錄陳定宇曰始念亂而

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言一章

皆不知憂亂二章言已獨憂人之造亂三章言在位者敬以自持則可止讒而息亂

鶴鳴于九臯聲聞

問音

于野

叶上

與反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

洛音彼之園爰有樹檀

叶徒汾反下同

其下維穉

音託

他山之石可

以為錯

七落反

比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腳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

高亮聞八九里臯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

上至聲

九喻深遠也

輯錄釋文曰韓詩云九臯九折之澤濮氏曰澤曲曰臯見楚辭注

穉落

也

輯錄呂叔與曰落葉穢雜

錯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

由然必陳善納誨之辭也

輯錄輔氏曰然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為言者正

所謂風刺上者皆不主於正事而生於文辭不以正諫而託物以諫也

蓋鶴鳴于九臯

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

誠中形外非可矯飾為也

魚潛在

淵而或在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

千變萬化非可執一求也

園有

樹檀而其下維擇言愛當知其惡也

君子而或有未仁不可溺於愛

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

或有一小人而

長不可偏於惡也

由是四者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

聲之天下

之理其庶幾乎

平聲

舉此以為例爾。四者雖有不同惟能明善識身而不蔽於私者處

此無難矣輯錄曹氏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若能反於身而求之觸類而長之未有不可為吾之益者也鶴鳴所以喻誠身魚潛所以喻明理檀擇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皆可以反求諸身者

也解順曰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知形迹欲掩而肺腑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放惰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尤不可不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納誨之辭也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叶鉄因反

魚在于渚或潛在淵

叶一

均反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比也穀一名楮惡木也

輯錄孔疏陸氏云幽州人謂之穀桑荆揚交廣謂之穀中

州人謂之楮殷中宗時穀桑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擣以為紙樹皮班者是楮白者是穀

攻錯也○程子曰玉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

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

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

上聲

也橫

去聲

逆侵加然後脩省

息井反

畏避動心忍性增益

預防

輯錄葉氏曰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所侵陵則脩省其身者必謹畏避小人者必嚴動心而不

敢苟安忍性而不敢輕發增益其所不能預防其所未至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

小人有益於君子乃如此

吾聞諸邵子云

近則聞於野遠則聞於天汎言之則可以為錯

親切言之則
可以攻玉也

鶴鳴二章章九句

教誨之意以漸而深輯錄朱子曰鶴鳴做得巧含蓄意思

全不
發露

彤弓之什十篇四十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盛嘉祐

通政使司副使_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_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_臣徐敷

欽定四庫全書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一

元 朱公遷 撰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

勤衣反

父

音甫

予王之爪牙

叶五胡反

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酒誥

曰圻父薄違是也

薄違者迫逐違命之人也輯錄孔疏古者祈圻畿同字得通用父與

甫通說文男子之美稱也亦謂尊之也

予六軍之士也

輯錄夏官司馬注王有六軍六

卿主之平居則為卿大夫有事則為將軍也詳見瞻彼洛矣

或曰司右虎賁

音奔之

屬也

輯錄夏官司右士二人下士四人胥八人徒八十人凡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焉虎賁

氏下大夫二人中士十有二人胥八十人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

王闕王在國則守王宮 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

輯錄孔疏曰鳥用爪獸用牙以防衛 此人自謂王之爪牙以鳥獸為喻也 恤憂也 ○軍士

怨於久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

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輯錄鄭氏曰此責司馬之辭謂

見使從軍也六軍之士出自六鄉法不取於王之爪牙之士張子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所謂轉予於恤也古人容易出一句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增釋許氏曰一說則爪牙二字為

切而得

詩意

○祈父予王之爪士

鉏里反

胡轉予于恤靡所底

之履反

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賦也亶誠尸主也饔熟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

主勞苦之事也○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

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

見國語吳語

魏公子無忌救趙

亦令

平聲

獨子無兄弟者歸養

見史記本傳

則古者有親老

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

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輯錄通釋

曰不斥王而責司馬此詩人之忠厚也亦若北山所謂大夫不均之意○增釋鄒陽張氏曰斥者指斥之謂明白指其人其事而言之今不敢言王之過而責司馬故云不敢斥王也大雅文王篇傳言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

祈父三章章四句

一章二章怨而責之三章怨而訴之輯錄解頤曰先王之

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

馬所掌封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
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王之爪牙而遠從征
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孤子而遠從
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
馬棄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無
以為養則又謂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其焉其
刺之也
宜哉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

九年戰于千畝

輯錄索隱曰地名在西河介休縣

王師敗績

于姜氏之戎

見國語周語下太子諫靈王同輯錄韋昭曰西夷別種四岳之

後

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曰太子晉

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
禍至于今未弭宣王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
並數色主反之其詞雖過觀是詩所刺則子晉
之言豈無所自歟但今考之詩文未有以見
其必為宣王耳下篇放此

皎皎

古了反

白駒食我場苗繫

陟立反

之維之以永今朝所

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

錄輯

謝氏曰皎皎者潔白而可愛敬其人亦美其駒也 場圃也繫絆音半其足維繫

其鞞

音引也 鞞錄在胃曰鞞

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

也

輯錄呂氏與曰徘徊少留之貌

○為此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

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而繫維之庶幾

平聲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人

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

輯錄漢書陳遵字公每大飲輒閉門取客車轄投

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

火郭反

繫之維之以永今夕

叶祥翁反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叶克各反

賦也藿猶苗也

輯錄嚴氏曰藿豆藥用以作羹

夕猶朝也嘉客猶道

遙也

輯錄謝氏曰賢者高蹈遠引吾知其不可留矣猶欲繫維其白駒以強留之雖一朝一夕亦滿

吾意好德之彞性尊賢之良心在人自不能泯也

○皎皎白駒賁

彼義反又音奔

然來

牛云俱反

思爾公爾侯

叶洪孤反

逸

豫無期慎爾優游

叶汪胡反

勉爾遁思

叶新齋反

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

輯錄輔氏曰賁然來思猶今言光訪寵賁之意或以

思語詞也爾指

為來之疾也

輯錄朱子曰王氏讀為奔字言其來之速也

思語詞也爾指

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

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

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

史記田橫

故齊王族自立為齊王戰敗入居海島漢高帝遣使召之曰云云

豈可以過於優游

決於遁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

不足縻

輯錄縻繫也易中孚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留之苦而不恤其志

之不得遂也

輯錄通釋曰此章上四句見其愛之切末二句見其留之苦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

楚俱反

一束其人如玉毋金

玉爾音而有遐心

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乘白駒入空

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也

是詩至此方言其德

夫以卷懷去亂如此非明智勇決不能信乎其美如玉矣

蓋已邈

音莫遠也

乎其不可

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

去聲

之曰毋貴重

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也

輯錄輔氏曰此章則賢者既去而好賢之誠終

無已也夫見賢而好之固人之情也至於賢者已去而眷戀之情不已且祝其無貴重其音聲以有遠我之心焉夫然後見其好賢之誠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一章二章留之也三章告以留之意也四章雖不可留

而留之之心不可已也此與烝桑及唐風有杖之杜同杖杜欲留之而不可致白駒欲留之而不可留烝桑欲言之而不忍遽言之是皆在下位者之心也使上之人有是心焉則君子在位而三詩可無作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

陟角反

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

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比也穀木名穀善

輯錄通釋曰此二穀字異義然據韻則一從木一從禾

旋回

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詩託為呼其

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

以黃鳥之啄粟此人

之害已

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久於此

而將歸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叶謨郎反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叶虛王反

比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

况甫反

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

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扶雨反

比也

黃鳥三章章七句

輔氏曰不我肯穀猶冀其以善道相與也不可與明猶冀

其知人之休戚也不可與處則不安甚矣愚謂此詩始言邦族次言諸兄次言諸父罔告愈甚而思則愈親矣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我行其野蔽

必制反

芾

方味反

其樗

救雱反

昏姻之故言就爾

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叶古胡反

賦也樗惡木也

輯錄莊子云大枝臃腫而不中繩墨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

壻之

父婦之父相謂曰婚姻

輯錄爾雅曰壻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又曰婦之父為壻

之父母相謂為婚姻

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收

卹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自蔽於是思

昏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

家矣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

反 敕六

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思復

賦也遂牛類

音類

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我行其野言采其蓄

音福 筆力反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

論語作誠

不以富亦祗

音支

以異

叶纔 纖反

賦也蓄當

浮去聲

惡菜也特匹也

○言爾之不思舊姻

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

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依惡木采惡菜困窮

如此而婚姻不見收恤薄已甚矣
雖不怨焉而不免有棄絕之意也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一章二章自決以義而
其意確三章責人以恕

而其
意微

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道

去聲

民厚矣猶以

為未也又建官置師以孝友睦姻任卹六行

去聲
下同

教民為

去聲
下同

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

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

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姻為隣里鄉黨

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

宅舍有故相受寄託出周禮地官大司徒

輯錄鄭氏注曰保猶任也

相賙相救也故教以恤

輯錄大司徒之

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率五族為黨使之相救

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以為徒教之或不率

如字徒教之或不率

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

輯錄族師書其

孝弟睦姻者閭胥書其任恤者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

乎有不孝不睦不嫺不弟

去聲

不任不卹之刑

焉

輯錄不弟即不友也不言不友而言不弟言兄不友其弟則教之弟不恭厥兄則刑

之使少者不敢陵長也賈氏曰上言友在睦
嫺之上專施於兄弟此變言弟退在睦嫺之

下兼施於師長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此詩正為
不嫺而作

秩秩斯干

叶居焉反

幽幽南山

叶所旃反

如竹苞

叶補苟反

矣如松茂

叶莫口反

矣兄及弟矣式相好

叶呼報反許厚反

矣無相猶

叶余久反

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

也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

相謀相圖也相圖則異心矣人居繼世而立多與兄

弟相疑忌故首以為祝

○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

輯錄雜記度蔚

云落謂與賓客燕會以酒
食澆落之即歡樂之義也
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

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

此見宮室

之美而宜其地輯錄嚴氏曰宣王作室之地在秩秩
然整齊之干岸面對悠悠然深遠之南山言地勢之
壯也其盤基之厚如竹之叢生其結
架之密如松之茂盛言宮室之美也
又言居是室者

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

斯者也

出記檀弓輯錄陳氏曰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也頌者美其事而祝其福禱者祈以

免禍也輔氏曰言兄弟相好者恐與蓼蕭三章同意
天子諸侯繼立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祝其相好而
無相謀也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祝
禱之言如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

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
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

張子曰猶似也人情

大抵施之不報則報故恩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

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

輯錄兄弟友愛盡其在我

不可視報以為施兄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兄而廢其恭

君臣

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於

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

張子借其言以教人朱子引之非以此釋經也

特廣說詩之法耳

或曰猶當作尤

尤怨也咎也

○似續妣

必履

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

胡五反

爰居爰處

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曾氏謂姜嫄

后稷也

似續妣祖言其繼世而為天子之宮猶曰繼其先業也

西南其戶天子

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

南東其畝也

此見其宮室之廣大

爰於也

居處笑語無不於斯言其家人之羣處而

和輯也

○約之閣閣椓

陟角反

之橐橐

音託

風雨攸除

直慮反

鳥鼠攸

去君子攸芋

香于反叶王遇反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

輯錄嚴氏曰即所謂束板以載也

椽築也橐橐杵聲也除亦去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

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

此發首章竹苞松茂之喻見其宮室之堅緻

芋尊

大也君子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

輯錄濮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垣

牆而堂寢次第當然也

○如跂

音企

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

叶訖立反

如翬

音輝

斯飛

君子攸躋

子西反

賦也跂竦立也

輯錄孔氏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

翼敬也棘急也矢

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翬雉躋升也○言其大勢

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恭翼翼也其廉隅整飭如矢

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簷阿

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堂之美如

此

輯錄言望其外而雄壯軒翥也

而君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輯錄李氏曰宣

王之營宮室可謂得禮不失之侈亦不失之陋如所

謂斯翼斯棘斯華斯飛等句不失之陋將以除風雨

去鳥鼠則不失之侈矣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以待風雨然則聖人作宮室之意惟欲待風雨而已

○殖殖

市力反

其庭有覺其楹噲噲

音快

其正

叶音征

噦噦

呼會

反

其寔君子攸寧

賦也殖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

卑小迂回則暗故以高大而直訓覺

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

明快之義

正向

明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寔與突

音要

之間也

室東南隅為突

西南隅為奧與突之間深密之地也董氏曰正陽室寔陰室

言其室之美如此

輯錄

謂觀其內而高明深廣也

而君子之所休息以安身也

以上三章皆言其身

之所處者如此然三章總言其宮室之成爾四章則自外而觀其堂之勢五章則自內而觀其室之制也

升於堂安於室則尊大之氣象可見而安寧之意可知矣

○下莞

音官

上簟

叶徒檢徒

乃安斯寢

叶于檢于

乃寢乃

錦二反

乃寢乃

錦二反

乃寢乃

興乃占我夢

叶彌

吉夢維何

登反

維熊維羆

彼宜反

維虺

彼何反

維虺

維蛇

市奢反

其士何二反

賦也莞蒲席也竹葦曰簟羆似熊而長頭高脚猛慙

火含反

多力能拔樹

輯錄本草曰熊類犬豕而

性輕健好攀緣上高木

虺蛇

屬細頸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八尺○祝其君安

其室居夢兆而有祥亦頌禱之詞也

此承上章君子攸寧而言下

章放此

○大音泰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祥

賦也大人大卜之屬占夢之官也

輯錄通釋曰周禮大卜為卜筮官之

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華氏占人籒人占夢皆其官屬也華音水簪音筮

熊羆陽物在山

彊力壯毅男子之祥也虺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

子之祥也

輯錄金氏曰欲其生男女固祝願之詞而熊羆虺蛇之事又其設詞形容也

或曰夢之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

故畫之所為夜之所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

所為有邪

正故所夢有善惡此吉凶之所由分也

是以先王建官設屬

周禮春官占夢中士

二人史二使之觀天地之會

鄭氏曰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賈氏釋云

建謂斗柄所建厭謂前日一次建謂陽建故左旋於天厭謂陰建故右旋於天然建厭所在歲歲不同假令正月陽建於寅陰建在戌日據幹辰據支愚按戌者正月之日前一次也蓋季冬日窮於次則在玄枵而為子明年正月在亥右旋逆數則戌為日前一次矣故建則自寅而卯而辰厭則自戌而酉而申其逆順周旋次第一定不易然今歷家以甲巳之歲建丙寅乙庚之歲建戊寅則建厭所處之日辰干支歲歲各不同也竊意賈說如

辨陰陽之氣

鄭氏曰陰陽之氣謂休王前後

此故附之厭一涉反

賈氏釋云凡五行值時者王生王者休王所生者相王所勝者死相所勝者囚如春則木王水休火相王死金囚也賈說如此而不釋前後二字竊意休前為囚王後為相休王前後豈兼休囚王相而言與已上夢時之月日觀建厭所在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辨陰陽之氣以推吉凶也

吉凶

鄭氏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也愚按賈氏釋文於此甚詳今以其說考之此蓋

又推後來事應之日月也某年月日有何夢則逆知某年月日有何應蓋彼時日月五星所行於十二辰次在某處其日支干與夢之日支干若何相配合事至此當驗也然其占夢之法則賈說亡之矣○六夢一曰正夢無感而自夢也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愕思念而夢也四曰寤夢因覺時道之而夢也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則又因喜懼而成夢也○增釋吳師道曰周禮占夢列子同林希逸謂噩與懼不同噩者

夢中驚噩則夢者也懼者有所憂懼而夢也周禮注無別獻吉夢贈惡夢獻者獻羣臣之

吉夢而歸美於王贈者祭於四方而遣之以明其於逆新善而去故惡也○已上皆周禮占夢文

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夢惡則恐懼脩省以祈悔禍於

天夢吉則增益為善以祈永命於天故曰王前巫而詳以察之莫不致其敬之心也

後史卜筮瞽侑皆在左右巫主弔臨史書言動瞽辨聲樂侑贊威儀卜筮決疑

斷事皆所以王中句心無為也以守至正守君道之至正則所

慎居處也為皆善而夢皆吉夢矣自前巫後史以下語出禮運輯錄真氏曰巫掌祀以鬼神之事告王史掌書以三

皇五帝之事告王當卜筮者以吉凶諫王瞽朦之史以歌詩諫王一人之身而左右前後挾而維之以引

以翼有孝有德雖欲斯須自放得手
故王中心他無所為惟守至正而已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於既反之裳載弄之璋其泣

皇皇

華彭反叶
明光反

朱芾

音弗

斯皇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

輯錄見春官典瑞及冬官玉人

皇大聲也芾天子純

朱諸侯黃朱

輯錄純朱黃朱明其色有深淺也呂東萊曰白虎通云茂者蔽也行以蔽前天

子朱芾諸侯赤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三尺

皇猶皇皇也君諸侯也○

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

增釋許氏曰初生之子未

能勝衣襁褓而已今不獨衣之衣又必衣之裳弄之者服之備也所以期其成人也故曰服之盛也弄之

以璋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

煌煌然有室有家為君為王矣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

他計反

載弄之瓦

叶魚位反

無非無儀

叶音義

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

以之反

惟

叶音麗

賦也裼襦也瓦紡塼也

輯錄黃氏曰今所見紡無用塼者而瓦亦與塼為二

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風俗婦人皆以麻線為業人各一无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

儀善懼憂也

○寢之於地卑之

也衣之以襦即其用而無加也

襦縛兒被也小兒初生所當必用者男子

則加裳以飾之女子則不復加飾但即其所常用而已

弄之以瓦習其所有事

也

女子以紡績為事

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

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

也

觀哲婦傾城可見

唯酒食是議而無遺

去聲

父母之憂則可

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

輯錄家人六二傳曰以陰柔之才而居柔不能

治於家者也故無攸遂無所為而可也若為婦人之道則其正也婦人居中而主饋者也故曰中饋本義

曰六二柔順中正女之正位乎內者也故其象占如此

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

之禮精五飯

五飯未詳據月令以為天子春食麥夏食菽稷秋食麻冬食黍又引周禮疾醫

掌養民疾而曰以五穀注謂依月令五方之穀通于上下以此五穀為飯愚謂月令五飯乃天子所食恐非孟母所言之本意周禮五飯又未必如月令之說而攷之於禮飯之品有六黍稷稻粱白黍黃粱注云此諸侯之飯也天子又益苽與麥以此冪音審酒漿養觀之則五飯云者止謂五穀之飯可也

去聲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

志

出列女傳

此之謂也

斯千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一章願其宜兄弟二

章願其宜室家三章至五章願其處身尊顯而安寧六章至九章願其生男與女而皆賢且淑也○輯錄黃氏曰先言其基址壯厚而不拔兄弟之安居而不爭次則言其室家之

制度居處之歡悅又次言垣牆之固棟宇之麗堂室之美末數章則願其男女之衆多子孫之蕃衍而禱頌之意盡矣輔氏曰禱頌之詞始於兄弟之和睦而終於兒女之賢善家道之成無踰此者也解順曰首及夫兄弟者人之居室兄弟之好未易完也兄弟之相好而無相猶則非篤天倫之親者不能也果能篤於兄弟之好則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和氣之益充大福之益集而子孫之繁衍基業之昌盛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所以為善頌善禱歟

舊說厲王既流于彘宮室圯

部部反
毀也

壞

輯錄
通釋

曰厲王出居于彘凡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故疑其國都宮室之壞也故宣王即

位更

平聲

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

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

下管

與升歌對蓋堂下之樂也出燕禮與大射儀輯錄注云笙奏也人云吹蕩以搗新宮之樂

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

昭公二十五年

恐即此詩然

亦未有明證

輯錄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詩非宣王之詩

矣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牯

而純

爾

羊來思其角濺濺

莊立反

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始立反

賦也黃牛黑唇曰牯羊以三百為羣其羣不可數也

牛之牯者九十非牯者尚多也

輯錄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

牯以牯計也黑唇為牯則黑背為牯黑耳為

聚其角

而息漑漑然

音癡食已復出爵之也

而動其耳濕濕然王氏

曰漑漑和也羊以善觸為患

善多也

故言其和謂聚而

不相觸也濕濕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

輯錄

陸氏曰古之視牛者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

○此詩言牧事有成而

牛羊衆多也

孔氏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牛馬羊豕犬雞也犬豕雞比牛羊為帛馬則祭之

用者少故特舉牛羊愚謂雞豚狗彘之畜非牛羊匹也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則馬又非牛羊可匹也特舉二者以此與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

叶唐何反

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

河可

反蓑

素多反

何笠

音立

或負其餽

音侯

三十維物

叶徵律反

爾牲則

具

叶居律反

賦也訛動何揭

音竭擔也

也蓑笠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

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

輯錄鄭氏

曰降阿飲池或寢或訛者美其無所驚畏也

而牧人持雨具齎飲食從其

所適以順其性

輯錄此申言章首三句

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

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

如祭四方之神而各用其方色之牲

則五色各有所用色備如此隨用而足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

之承反

以雌以雄

叶于陵反

爾羊來思

矜矜兢兢不騫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賦也麤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

堅強猶曰壯盛輯錄釋文兢其冰反

騫虧也崩羣疾也

少損曰騫全壞曰崩不騫不崩

猶言無損壞也羊有疾輒相汗故曰羣疾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

輯錄牢防

獸闌也

○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

馴擾從人不假箠楚

輯錄音饒馴擾皆順也箠主水反策也

但以手麾

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輔氏曰羊躁而難制牛順而易馴羊馴如

此牛可知矣輯錄解頤曰末二句見人識物情物解人意而無事乎奔走追逐之勞也○增釋許氏曰首章言牛羊此章獨言羊者蓋牛服未乘車動知人意是牛易於馴者羊負狠好聞難於馴擾今但麾之以肱則畢來既升其馴可知矣故首章亦言其馘馘而和於牛則惟曰濕濕也羊且能馴則牛之馴不言自見矣或曰二章乃獨言牛爾此章唯言羊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旄

音兆

維旂

音餘

矣大人占之衆維

魚矣實維豐年

叶尼因反

旄維旟矣室家漆漆

側巾反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漆漆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旄郊

野所建統人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

輯錄春官司常州里建旟縣鄙

建旄夏官大司馬郊野載旄

蓋人不如魚之多旄所統不如旟所

統之衆故夢人乃是魚則為豐年旄乃是旟則為人

衆

牧人之性渾厚質朴日用飲食而已故雖卑賤而其夢可占衆維魚旄維旟皆以少變多之象也夢

中變化之祥如此則天下富庶之兆可推蓋因牧事有成而設為頌禱之詞也牛羊衆多已為可喜民人富庶又大可願而至可喜故廣其意以祝之然豐年之占若難曉豈以人殖五穀而又用五穀人多如魚

則五穀之蕃盛可見邪○增釋許氏曰此章傳謂占夢之說未詳豈古者卜筮之家有是說與詩記此牧成而考之之詩故設以吉祥之事終焉則亦豐年民乃間樂故以田以魚夢魚斯豐年之祥也旒者旗者田官所建旒統人少旗統人多今建旒之處乃建旗則民庶衆矣

無羊四章章八句

首言畜產遂其生次言祭祀足於用繼言其彊盛馴擾之

可喜終則因致稱願之詞

節

音裁下同

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尹民具爾瞻

叶側憂

心如惓

徒藍反

不敢戲談國既卒

子律反

斬

叶側

何用不監

古反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音泰

師尹氏也大師三公尹氏盖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

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者即此也

隱公三年世卿者父死子繼也輯錄

李氏曰春秋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甚久

具俱瞻視煖燔卒

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

音甫

所作刺王用尹氏以

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民具

爾瞻矣

輔氏曰此以南山之高峻興師尹之尊崇

而其所為不善使人憂

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

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何用不蓋一語所以起下章之不平也輯錄何用不察察

則有以知其不平矣輔氏曰憂心如惓憂之甚也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猶且不敢而況敢正言其失直指其非乎然國既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蓋事已至此而在家父則又有不得而不言者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

於宜反於何反

赫赫師尹不平謂何

天方薦

徂殿反

瘥

才何反

喪

息浪反

亂弘多民言無嘉

叶居何反

懣

七感反

莫懲嗟

叶遭哥反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

倚也言草木滿其旁倚之畎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

猗猗然皆不甚通

此句難通則起興之意亦難曉輯錄輔氏曰先生以為諸說皆不

甚通者蓋與不平之意不相似耳然鄭氏之意大鑿而或者之說似可通故蘇氏亦云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凡草木之生於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如此則與不平之意相近矣今存以備一說

薦荐通重

直用反

也瘵病弘大

喪亂弘多疊上文薦瘵而言也

惜曾懲

創也○節然南山則有實其猗矣赫赫師尹而不平

其心則謂之何哉

不平謂何乃一篇之大要以下數章皆自此推之

蘇氏曰

為政者不平其心則下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

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

去聲

神怒即天怒也

人怨而謗讟

徒谷

反 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輯錄輔氏

曰是則所謂安危利蓄而樂其所以亡者其亦不仁甚矣

○尹氏大

音泰

師維周之氏

丁禮反叶都黎反

東國之均四方是

維天子是毗

婢伊反

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叶霜

夷反

賦也氏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

輯錄呂東萊曰

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

○言尹氏大師維周

之氏

輯錄王氏曰京師以大族為氏朝廷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尹氏大族也大師尊

也而秉國之均

官政主乎平故曰均

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

輔天子而使民不迷

曉然知所勸懲而無疑惑也

乃其職也今乃

不平其心而既不見愍弔於昊天矣

不曰國政而曰國均則非平其

心者不能秉平其心則天佑之矣尹氏之心不平所以不為天所恤也

則不宜久在其

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

不平之禍及於國者必如此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叶斯人反

弗問弗仕

鈕里反下同

勿罔君

子

叶贊里反

式夷式已無小人殆

叶養里反

瑣瑣

素火反

姻亞則無

撫武仕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

輯錄王氏曰已廢退

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

殆危也瑣瑣小貌壻之父

曰姻兩壻相謂曰亞

輯錄孔疏言每一人娶姊一人娶妹相亞次也

廩厚也

輯錄箋云無厚任用之

○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

婭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

凡事必咨

訪而後明必更練而後熟苟未能然而欲妄試之則是欺其君耳

故戒之曰汝之弗

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

君子哉

民已不可欺况可欺其君乎

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

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

瑣姻婭而必皆膺仕則小人進矣

任用小人皆不平之心為之而所當

改者也故以式夷式已告之輯錄輔氏曰小人而濫居要職躡處高位其智識既不能以照察幾微其才力又不能以綜理事務則其勢必至於分委姻婭之人以任政而小人因得以並進矣鑿空妄說誕慢相欺必至於以其未嘗問未嘗仕者欺其君而政荒事廢召禍致災無所不至當是之時是宜反躬自責而私欲昏蔽迷惑不反不至於危殆其國家則不已者此小人之常態也若能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瑣瑣姻婭悉皆屏去而無使汙縉紳而盜名器焉則何至於危殆其國家也哉

○昊天不傭

救龍反

降此鞠

九六反

訖

音

昊天不惠降此大

戾君子如屆

音戒叶
居例反

俾民心闕

古穴反叶
苦桂反

君子如夷惡

鳥路反
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訟亂戾乖屆至

惡字對傭字屆字對
夷字訓義雖不同皆

主均平
之意也

闕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

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

鞠凶大戾即二章天
怒人怒之事也不平

之禍至
於如此

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

扶音人而已君子無所

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

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

民無
怨上

之心若其遠去爾平
其心則其效如此

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

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

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

增釋許氏曰詩謂鞠凶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為之也民

罹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王視之則易進賢而退奸為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見之王如幡然用其賢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其罪而民惡怒達矣夫何難哉抑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焉有以

見天人合一之理焉後皆放此

輯錄輔氏曰初言天而後止言人者天人

一理人心說則天意解矣先生發明有以見君臣隱諱之義有以見天人合一之理之說先儒所不及施

之變雅刺詩

皆可通也

○不弔昊天

叶鐵因反

亂靡有定

叶唐丁反

式月斯生

叶桑經反

俾民

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為政

叶諸盈反

卒勞百姓

叶桑

反經

賦也酒病曰醒成平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

亂未有所止而禍患與歲月增長

上聲

君子憂之曰誰

秉國成者乃不自為政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

使民為

去聲

之受其勞弊以至此也

不曰國政而曰國成亦非平其心者

不能秉也此與三章相似亦與四章相應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感感

子六反

靡所騁

威領

反

賦也項大也

輯錄馬頸大則其肥壯可知

感感縮小之貌○言駕

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矣

欲去亂也

而視四方則皆昏

亂感感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

輯錄嚴氏曰家父駕此四

牡可以騁矣然視四方感感然縮小無可馳騁之地是以留而不去蓋世亂則若見天地之狹矣

東

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天下之亂如此皆
東國成者之罪也

○方茂爾惡相

息亮反

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醕

市由反

矣

賦也茂盛相視懌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

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

主而相醕酢不以為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

鬪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

也

威威靡所騁者此故也導民以惡倡民以亂非尹氏而何哉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

芳服反

怨其正

叶諸反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
我王亦不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
人之正已者則其為惡何時而已哉

小人不責已而責人如此輯錄

呂東萊曰篇將終矣復嘆曰昊天其使尹氏不平乎
我王其不得安寧乎今尹氏不懲創其惡覆怨正人
之攻已者

○家父

音甫作誦

叶侯容反

以究王訕式訛爾心以畜

許六反

萬

邦

叶卜工反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

自言作為此誦

輯錄誦歌誦也

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

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

因其心之不懲也故告以訛爾心訛爾心則不

平者可平矣

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

詩乃復自表其出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

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

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

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輯錄輔氏曰東萊謂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

之王心焉此說當矣故直至此章方說箇王字蓋言至此則王亦不得不任其責前章雖嘗譏尹氏之用

小人而不及王然王之所以用尹氏者亦不能逃其責矣

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

與適

音謫

也政不足與間

去聲

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

非蓋用人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

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人皆得其當

矣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此詩十章以不

平謂何為主一章居高肆惡而國家禍患不知省二章謀邪作辟而天人禍謫不知懲三章昧於所事致上天絕已而不知退四章怠於所事以私黨宰國而不知已五章天雖云

變而尚可消其變六章天益生亂而不肯止其亂七章則君子避亂無所八章則小人習亂成俗九章言天禍我王尹氏則怙惡而嫉善十章又歸本於王欲其改惡而為善也○增釋許氏曰此詩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一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家父之善於辭也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事為政不平而委任小人也一章言尹氏之失民望而致愁憾二章言為政不平而不顧天怒民怨三章言大師為國根本為政當均平而其任之重如此四章言任用小人連引私黨五章言君子可消天生禍亂下四句則應前第四章而又起下章欲遁逃之意七章言欲遁無所往八章言小人情狀九章言尹氏自用拒諫十章歸之於

也王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

父來求車

輯錄桓公八年家父來聘十五年家父來求車

於周為桓

王之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

焉可也

正政音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

憂心京京

叶居良反

哀我小心癩

音鼠

憂以痒

音羊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

陽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羸憂幽憂

也痒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

時

增釋四月純陽也霜陰也非其時降故謂之失節

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

為姦偽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

上之人有以縱之也輯錄董氏

曰霜降非時災降于上也訛言非常禍起于下也上下如此則國亡無日矣

然衆人莫以

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輯錄輔氏曰正月而繁霜則災之降於天

者甚矣訛言而孔將則亂之起於人者深矣天災人禍雖然並見而當時君臣上下恬然不以為憂是皆

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者也。惟作此詩之大夫，獨以爲憂，故曰：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又曰：自哀我之憂，所以如是大者，政緣其小心畏慎，是以幽憂而至於病也。解頤曰：京京言所憂者大，則非止於一節也。癡憂言所憂之獨，則有以異於衆人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

音庾

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叶下

好

言自口

叶孔五反下同

莠

餘久反

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賦也。瘳病自從莠醜也。

輯錄王氏曰：莠惡也。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

愈愈

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偽反覆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

口輯錄輔氏曰此重言訛言之害也夫言是以我之

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輯錄輔氏曰夫君子之處亂世彼以為是而已以為

非彼以為樂而已以為憂動與衆違此所以反見侵侮也

○憂心惻惻其營反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必政反其臣僕

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惻惻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

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

商其淪喪去聲我因為臣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

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而同為臣僕

輯錄輔氏

曰民指在下之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

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

烏之飛不知其將止於誰之屋也

輯錄解順曰念我無祿傷己之不幸

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也此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

之丞反

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莫工反叶

莫登反

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音升

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興也中林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

謂之帝○言瞻彼中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

今方危殆疾痛號

平聲

訴於天而視天反夢夢然若無

意於分別

必列反

善惡者

人之視物小大甚明而天之於人善惡乃無別此以人之

有見與天之無知亦反其意以為興也

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及其

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憎而禍

之乎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衆則

勝天天定亦能勝人

輯錄史記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不得掘楚平王墓鞭尸三

百中包胥使人謂之曰子之報讎其已甚乎吾聞云云

疑出於此

○謂山盖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

訊

音信

之占夢

叶莫登反

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叶胡陵反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

也占夢官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烏之雌雄相似而

難辨者也○謂山盖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

輯錄謝氏

曰山為岡為陵人皆知山之高矣訛言者乃謂山為卑

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

王猶安然莫之止也

前貢譏人矣至此乃以縱譏貢其上

及其詢之故

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別

必列反

其

言之是非乎

輯錄輔氏曰故老舊臣可以決事理之是非者也占夢之官可以決徵兆吉凶

者也今也不平心據實而言但皆自以為聖人而已耳誰能別其言之果是果非乎子思言於

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

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

輯錄正曲曰矯

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

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

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

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

君臣皆好訛言如此况望其能止讒

乎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

叶居亦反

謂地蓋厚不敢不踣

井亦反

維號

音豪

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

吁鬼反

蜴

星歷反

賦也局曲也踏累足也號長言之也脊理蜴蜥音原也

虺蜴皆毒螫

音釋

之蟲也

輯錄爾雅蜴蜥蜴蜥注小而青者曰蜥蜴

○言遭

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踣卷曲

而立身之倮也累足而行步之狹也

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

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

此乎

指讒人輯錄輔氏曰所謂此者即上所言局踣而不敢自安者也謝氏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

容則人之害人者為虺為蜴世道亦可哀矣

○瞻彼阪

反音

田有苑

音

其特天之抗

反五

忽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興也阪田崎嶇境

音

敦之處

音

輯錄崎嶇山陰也境敦瘠薄也

苑茂

盛之貌特特生之苗也抗動也

輯錄胡氏曰抗有訕語頓挫之意

力

謂用力○瞻彼阪田猶有苑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

恐其不我克何哉

地力雖至薄且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愛人皆理之難明者也故

以為興

亦無所歸咎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

恐不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執我堅固如仇讎然

終亦莫能用也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

去聲

其無常如

此求之如此執之如此則不可退用之如此則不可進是其執我之甚也輯錄鄭氏曰言有貪賢之名

無用賢之實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

叶力

矣燎

力

反

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

音威

似

呼悅

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

也褒姒幽王之嬖妾褒國女姒姓也

輯錄朱子曰褒姒有罪入此女

以贖罪是為褒姒幽王為廢申后及太子而立以為后

威亦滅也○言我心之

憂如結者為

去聲

國政之暴惡故也

政由褒姒是以暴惡

燎之方

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赫赫之宗周

而一褒姒足以滅之

火盛難滅國盛易亡女禍之可畏如此○增釋心憂如結而憂

不可解者以國政之暴也火燎于田寧或滅之以勢之方盛也然盛大之宗周一女色之禍而致危亡蓋可傷也已其有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褒姒淫妬國者可不戒哉

讒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

輯錄歐陽氏曰此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

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能必其然否也

○終其永懷又窘

永隕反

陰雨其車既載

寸再反

乃棄爾輔

叶扶雨反

載如字輸爾載

才再反

將七羊反

伯助予

叶演女反

比也陰雨則泥濘

寧去聲

而車易

去聲

以陷也載車所載

也輔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

輯錄孔疏輔是可解脫之物

輸墮

音隳壞也

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為

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

大難

去聲

故曰終其永懷又寤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

至而棄賢臣焉

輯錄虞度也防也

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

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

則無及矣

輯錄號召也呼也增釋喻平時棄賢不用國危而後求呼之助則已晚矣

○棄爾爾輔負

音云

于爾輻

方六反叶筆力反

屢顧爾僕不輸爾

載

叶節反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叶乙反

比也負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

音朔

顧視也僕將車

者也○此承上章言若能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

數數顧視其僕則不墮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

以為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難也

輯錄解順曰輻以圓較輔

以益輻僕以將車三者皆備然後可以不墮所載苟始之不謹則終之敗也必矣

一說王魯

不以是為意乎

○魚在于沼

之紹反叶音灼

亦匪克樂

音洛

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音灼

憂心慘慘

七感反當作懔七各反

念國之為虐

此也沼池也炤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

矣其潛雖深然亦炤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

也

輯錄嚴氏曰君子不專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愁蹙者唯念國政之虐而民罹其害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

戶交反無韻未詳

洽比

毗志反

其隣昏姻

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賦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

云訓旋周旋也

慙慙然痛也○言

小人得志

指說人輩

有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隣里怡懌其

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

輯錄鮮順曰旨酒嘉殽以合比其隣里怡

憚其昏姻惟優游無事者能之若憂亂畏禍之人則其家之不能恤而何以合此其隣里其身之不能保而何以怡憚其昏姻此君子之憂所以至於疾痛而自嘆小人之不如也昔人有言燕雀

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知

禍之將及

出孔叢子論勢篇輯錄突竈突固也決破壞也

其此之謂乎

輯錄李氏

曰國勢如此而小人徒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

○𡗗𡗗

音此

彼有屋蔕蔕

音速

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

於遙

反

是椓

陟角反叶都木反

哿

哥我反

矣富人哀此惻獨

賦也𡗗𡗗小貌蔕蔕窶

音巨

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

穀祿天禍祿害咎可獨單也○此仇然之小人既有

屋矣款款窶陋者又將有穀矣

亦指譏人輩

而民今獨無

祿者是天禍祿喪之耳亦無所歸咎之詞也亂至於

此富人猶或可勝

平聲

惛獨甚矣

輯錄胡庭芳曰前章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若唯及其私矣此章咎矣富人哀此惛獨其不忘天下之情如此解頤曰富者優於財而裕於力惛獨者罷於力而傷於財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

孤獨也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一章言讒人不

畏天變二章言讒人反悔正人三章則民將
得虐而已同其禍也四章言天未肯分別善
惡五章言人莫與辨是非六章言己方畏懼
而人肆其毒也七章言國家不用賢人八章
言女禍能覆宗國詞意憤厲至此極矣九章
十章則復說棄賢之意十一章則復說畏禍
之意十二章十三章
則復說縱讒人之意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

叶莫
俊反

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

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叶於
希反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
晦朔之間也歷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輯錄陳師凱曰三百六十五度之外其餘分於一度之中當四分之一如以一度分作九百四十分當得二百三十分

左旋於地

輯錄陳師凱曰坐北而南則東為左西為右天運降於西升於

東故為左旋

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

輯錄陳師凱曰

天運一日夜轉一匝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外又撓進一度也黃存齋以天運日月皆從角一度起為準謂天行一周因日右行退了一度故每日須進一度然後日出是為天過一度以其過處分為天之一度

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

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日不及月十三

度十九分度之七十九分度之七以十分計之則三分七釐弱也輯錄陳師凱曰如以一度為九百四十

分而以十九除之則每分該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微以七乘之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

五絲七忽六微以十九乘為全度該九百三十九分九釐九毫九絲九忽二微虧八微故日一

歲而一周天約計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輯錄此月即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也

二十九日有奇居宜反而一周天約計二十九日六時零三刻輯錄奇即九

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也陳師凱曰以一日十二時除九百四十則一時該七十八分三分分之一

此云四百九十九者是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六時零二十九分也

凡十二會輯錄許氏曰日月之說與蔡氏書傳說異蓋蔡本儒家之言而詩傳則以歷法退數

筭之本孔疏之說故上文首以歷法冠之陳懼齋曰月行常以二十七日千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

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
而與日會日一年與天一會月一年與天十三會與
日十二會其與天會者無所用故古今少道之其
說又與集傳二十九日有奇周天而與日會不同方

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晦則月光復蘇而為朔

輯錄

以月及日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後晦前各十五日

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

輯錄渾儀說曰月行甚速而與日對相去

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謂衡分天之中為望望
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

變也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

道者日月所行之道

也度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度也日月之
行有先後則一東一西各在一度至此而東西相會

同其度矣日月所行相去常六度則一南一北各有其道也至此而南北相交同其道矣尋常之合只是

同度同度而又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天體外旋

縱橫相合最親切者也

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

天體外旋

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日為月所揜而食輯錄語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特歷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孔氏曰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表其當交則兩道相合交去極遠處兩道相去六度又曰歷家為交食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為限

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

尋常之對

只是同度同度而又同道則月亢

苦浪反

日而月為之

食

亢當也日為火火體光散在外而內則暗月為水

水體外暗而內則受光日月相對大親切則月正當日之內暗處故月無所受之光而月食

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脩德行

政用賢去

上聲

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

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

必有參

初替反

差

又宜反

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

當食而不食也

此又天人相與感應之理而數有不足言者也○按月避日者由陽氣壯

盛陰氣不敢犯之自然退縮如水見焦釜其流自緩也繞少退縮即彼此相差而同度必不同道同道必

不同度也

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

音佩

君父妾婦乘

陵也

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

食

輯錄交而食陽微而陰乘之也交而不食陽盛而陰不能掩也此則係乎人事所感雖曰行

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

以數言之則其常以理言之則其變矣輯錄黃

祥翁曰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然日月同度同道之際行有分數則食亦有分數也若以常度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在于人君行事之所感耳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純陰疑其無

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

壯之甚也

輯錄孔甚醜惡也

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

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兆也

輯錄蘇氏曰天變既見君

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歷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

叶戶郎反

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

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

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

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

增釋許氏曰此言日食因不用善人婦也臣也小人

也皆陰類也相與盡王心而敗政事故謫見于天也

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

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臧者陰亢陽而不勝

猶可言也

輯錄輔氏曰望時月所以蝕固是陰散與陽亢後如此然歷家又謂之暗虛

○

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

輯錄隱公一桓公二莊公

四僖公三文公二宣公三成公二襄公九昭公七定公三凡三十有六

而月食則無紀

記焉亦以此爾

增釋許氏曰日月告凶證不由其道謂月揜日也四方無政事而不用其

善謂暴亂又作也因天變而修人事則可以轉灾為祥今天變既如彼人事又如此郭林宗所謂夜觀乾

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此主言日食而云日月告凶者謂月侵於日而食也日月之食皆為變然以陽侵陰猶為常事以陰侵陽何其不善也

○燿燿

丁報反

震電不寧不令

叶虛經反

百川沸騰山冢萃

祖恤

反

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惜

七感反

莫懲

賦也燿燿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

輯錄前漢李尋傳注

曰雷電失序不安不善

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萃崔嵬也高岸

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惜魯也○言非但日

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

恐懼修省

悉井反

改紀

理也

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

輯錄

謝氏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嚴氏曰十月雷電天道乖矣川沸山崩陵谷遷變地道亂矣胡為莫懲創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

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

君而欲止其亂也

由董子之言觀之則當上天災異譴告之時正人君恐懼脩省之日

使幽王於此能懲之則亂可止矣朱子引之以證詩人願望其君之意已上二章言災變之不一如此

○ 皇父

音甫

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

側呂反

子內史蹶

俱衛反

維趣

七走反

馬

叶滿補反

楸

音矩

維師氏豔

餘瞻反

妻爝

音扇

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仲允皆字也番聚蹶楸皆氏也

輯錄孔氏

曰父及伯仲是字之義番聚蹶楸單言又聚子以子配之若魯子閔子然故知皆氏

卿士六卿

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

士周禮大宰之屬有上中下士

見天官冢宰輯錄周禮太宰卿一人宰夫

上士八人中士十六人下士三十二人

公羊所謂宰士

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仲

子之贈公羊氏曰宰咺宰士也贈豐去聲

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

士是也

定公四年

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

證以常武首章則前說為是輯錄許氏曰常武之皇父是卿士兼太師也太師三公之首而卿士兼之則非太宰之屬明矣常武皇父賢者也故詳著其官而又本其祖蓋非十月之皇父矣然足以證卿士或說之未

然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

輯錄天官太宰卿一人地

官大司徒卿一人

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

音

膳羞者也

輯錄天官

膳夫上士二人鄭氏曰食飯也飲酒漿也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

內史中大夫掌爵

祿廢置殺生予

音

奪之法者也

輯錄

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

法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

輯錄

夏官屬孔疏師下士集傳從鄭箋

氏亦中大夫掌司朝

音潮

得失之事者也

輯錄地官屬居虎門之左

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注王視朝則居其左以司察之中中禮者失失禮者杜子春云中當為得記君之

得失

美色曰豔豔妻即褒姒也煽熾也

輯錄王氏曰言其勢盛若

火之煽然

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

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妾蠱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

故也

此章即不用其良一句而詳言之蓋推原災變之故而歸之賈禍者但是詩專為皇父所因而

作故先數之以為罪之魁也輯錄李氏曰此上三章言災異之事下五章言災異之由由所用非人也故

斥外所用之人又責其內寵言所以致之之由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叶謨悲反

徹我

牆屋田卒汙

音萊叶陵之反

曰予不戕

在良反

禮則然矣

叶於姬反

賦也抑發語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汙

停水也萊草穢也

輯錄孔氏曰汙者記曰汙其宮而豬馬是也萊者楚茨云田萊多荒

是也戕害也○言皇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徙而

不與我謀乃遽徹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汙而

高者萊又曰非我戕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輯錄彭氏

曰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己之欲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

此道故詩人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孔氏曰皇父以親寵封於圻內築都邑令邑人居之役之不以其時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迷其情如此王氏曰此章專言皇父專恣而害及于民也解順曰豈曰不時言其任智而自是也不即我謀言其挾勢而妄作也徹我牆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其力如是而猶曰非我戕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上役固禮之常也然豈有作大事動大衆而不通衆志不盡下情者哉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

式亮反下同

擇三有事亶侯多藏

才浪

反

不慙

魚觀反

遺一老俾守我王

叶于反

擇有車馬以居徂

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

輯錄王氏曰皇父自謂甚都聖故因而譏之曰孔聖也

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方五十里皆天

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陽縣

是也

輯錄孟州即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

三有事三卿也

輯錄孔氏曰皇父封圻內

當二卿今立三卿以比列國也

亶信侯維藏蓄也慙者心不欲而自

強

上聲

之詞有車馬者亦富民也徂往也○言皇父自

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

自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車馬者則悉與俱往不

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上章言皇父役以非時而戕其民此章言

皇父動以私事而棄其君使下不義事上不忠國之賊也

○黽

民允反

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五刀反

下民之孽

魚列反

匪降自天

叶鐵反

噂

子損反

沓

徒合反

背

蒲昧反

憎職競由人

賦也囂衆多貌孽災害也噂聚也

輯錄說文聚語也

沓重

平聲

複也職主競力也○言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

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

輯錄蘇氏曰無罪而且見讒而况敢告勞乎

然下

民之孽非天之所為也。噂噂沓沓多言以相說。悅同而

背則相憎。專力為此者皆由讒口之人耳。已雖黽勉以從皇父

之役而猶不免讒則禍非天降實小人所為爾深怨之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瘵。莫背反叶呼消反

四方有羨。徐而反我獨

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叶直質反我不敢傲

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瘵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

之時天下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

有餘而我獨憂衆人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
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天命之不均吾豈敢
不安於所遇而必倣我友之自逸哉上章言匪降自
天則知禍所從
來矣而處禍患猶以命則無可奈何
而安之之詞也蓋詩人之忠厚如此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前三章俱言災變四章
歷數致災召變之人五

章六章專責皇父七章八章言已遭皇父之
害而歸之於命也○正月繁霜十月日食天
變屢見此二詩相承之意也○增釋許氏曰
詩人謂天災地變之交見內有褒姒之邪嬖
外有皇父之貪殘牽引惡類相為表裏褒姒
禍之本皇父罪之魁以致流離破壞無所安

處故作是詩以刺之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

息浪反

饑饉

其斬反

斬伐四國

叶

通反

昊

密中反

天疾威弗慮弗圖舍

音赦

彼有罪既伏其辜若

此無罪淪胥以鋪

普烏反

賦也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

輯錄王氏曰浩浩廣大流通之意元

氣廣大曰昊天

駿大德惠也

輯錄傳喪喪亂

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

饑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

輯錄謝氏曰舍彼有罪處彼有

罪者伏其辜心服而甘受其罪也

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

後羣臣離散其不去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

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

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

輯錄此篇不訓昊天字小昊不訓疾威字可

以互見謝氏曰仁覆閔下者昊天也今乃疾威如此豈不為斯民之慮乎豈不為斯民之謀乎通釋曰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昊天言疾威各以義類而歸怨之耳彼有罪而饑死則是既

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

則如之何哉

有罪而伏辜者殺之猶未已無罪之人又且不免焉此號天而冀免之詞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

夷世反三

事大夫莫肯夙夜

叶戈灼反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叶祥禽反

庶曰

式臧覆

芳服反

出為惡

賦也宗族姓也戾定也正長

上聲

也周官八職一曰正

謂六官之長皆上大夫也

出天官宰夫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府

六曰史七曰保八曰徒

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

禍也我不去者自我也勸勞也三事三公也

輯錄董氏曰陳

壽翁云如漢魏以來史之位登三事皆指為三公

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

輯錄夙夜夙興夜寐朝見曰朝暮見曰夕

臧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

禍其兆已見

音現

而天變人離又如此

上章言天變此章言人離輯錄

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庶

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

且緣反改也

也

輯錄

李氏曰時王上為天所怒下為民所怨內則宗族破滅外則羣臣諸侯攜貳孤立而不懼此所謂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解頤曰此章言天之變既如彼人之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即此而可見矣庶幾王改而為善乃覆出而為惡則天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或曰疑此亦東遷後詩也

輯錄通釋曰詩言周宗既滅似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辭似果作於東遷之後也

○如何昊天

叶鐵因反下同

辟言不信

叶斯人反

如彼行邁則靡所

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昊天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

子指羣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

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

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

輯錄相畏

畏人

不相畏不畏天也

此詩以敬身為主所謂敬身者謹恪以盡臣道不使其身

流於放肆是也能敬其身則能敬人而敬天矣羣臣以王不聽法言而去之逸樂之計得矣而於敬身之

道何有此章始因責王而遂責散去之人也輯錄蘇氏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輔氏曰常人之情無特操者見王所為如此則皆從風而靡故戒之曰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豈可因王之為惡而遽自放逸以棄其身哉詩人發此意至為深切學者不可不深體而力行也

○戒成不退

叶吐類反下同

饑成不遂曾

在登反

我誓

思列反

御懽

懽

于感反

日瘁

祖醉反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叶息忤反

聽言則答

譖言則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

大壯上六

御近侍也國語曰居寢有執御之箴

輯錄通釋曰楚語執作褻注云

近也蓋如漢侍中之官也

入侍天子故曰侍中

懔懔憂貌瘁病訊

告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退饑饉已成而

王之遷善不遂

輯錄解順曰兵已成矣而為惡不退則人離而寇亂將益進矣饑已成矣

而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饑饉將益甚矣

使我執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

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

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譖言及已則

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雖

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愬

苦八反 無憂貌乎

王雖不可輔也

然已不忍去爾羣臣乃畏禍而去之其於敬身之義何在乎此章雖有責王之詞而所以責去者益切矣
○二章言莫知我勦此章言懞懞日瘁見執御者之能敬其身如此幷錄輔氏曰聽言則答諧言則退則皆不敬其身者聽言則答面從者也諧言則退畏罪者也面從者不盡其情畏罪者惟知有己皆不能敬也通釋曰四章言王為不善而羣臣無忠告也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

人遂反

維躬是瘁哿矣能言巧

言如流俾躬處休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哿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

謂不能言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

出者用力

以出之也用力以出其言則其言甚艱正與巧言如流者相反對

佞人之言當世所

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

其身處於安樂

音洛

之地蓋亂世昏主惡

去聲

忠直而好

去聲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

棄忠用佞如此若可去矣然去

則非敬身也

○維曰于仕

鈕里反

孔棘且殆

叶養里反

云不可使得罪于天

子

叶獎里反

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叶羽已反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魯

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

可使

不可使直而拙也

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

得罪于君而枉道者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艱也

仕之

難也如此若可去矣然去則非敬身也此二章憂時感時而責散去者之意在言外也輯錄輔氏曰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為哉忠言獲罪而巧言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嚴氏曰六章言亂世進退皆有咎也從道則違時從時則違道寧得罪於天子不可得罪於公議也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

叶古胡反

鼠思

息嗣反

泣血

叶虛屈反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指離居者鼠思猶言癡憂也

輯錄呂叔與曰癡憂幽憂也與

鼠思義同

○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之多患如此

輯錄通釋曰此

承上文五章六章而言也

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

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于王都去者不聽

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思泣血

輯錄憂思而至於泣血憂之極

矣孔氏曰人淚必因悲聲而出若血出則不由聲也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

有無言

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

者則非其情也故詰

契吉反

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

去聲

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我告爾以反居王所而爾以無家辭言之痛切

若可念者然昔之去也亦無家則今豈真為無家之故哉不知敬身而謀自逸爾可責也此章正責散去者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

六句

首章述災禍而告諸天二章陳亂離而責其王三章四章既責天子而復責散去之

人五章六章雖道時事而實責散去之人七章則又詰之以情而正責之也增釋許氏曰

首章言昊天降災雖曰賦而實如此雖曰饑饉而終篇大意皆刺王之不德也然忠厚惻怛之意正已勸人之言前後屢見作詩者蓋替御之賢者也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雨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城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雨無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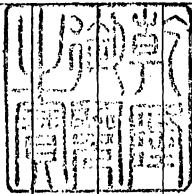
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
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
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
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

幽王詩亦未有所考也

輯錄通釋曰詩文四
章言魯我替御慘慘

日瘁固可見其作於替御之臣矣但二章首
言周宗既滅繼言正大夫離居卒章又言謂
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似是東遷之際
羣臣懼禍者因以離居不復隨王同遷于東
都故見於詩詞如此而文侯之命亦曰即我
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其驗也參考正

月所謂赫赫宗周褒姒滅之及節南山國既
卒斬何用不監等語疑此三詩猶皆為東周
之變雅其後雅亡於上而國風作於下於是
春秋託始於隱公實為平王之四十九年也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詩經疏義會通卷十一